

## 江花

## 浅草

A16

## 包装时代

■文/姚航

杯子不会让咖啡的质量变得更好,过度的包装同样难以掩盖时代精神沦亡的真相。

萨特和加缪们曾带着极富现代内核的作品冲击干扁、致密、冷硬的城市文明和几何线条,用达达主义的矛头直指冷硬浮华的当代西方社会和包装矫饰的小布尔乔亚趣味……而现如今,中国的困境就是彼时萨特的困境:人际交流被包装好的浅薄语言所消解,事物的本质被其外在的包装所文饰,本真的遗容化作不朽的面具。

为何达·芬奇家具出海一日只为冒称进口?为何陈光标大把撒钱只为博取争议?为何外包奢靡的天价月饼仍有不明群众无谓追捧?为何气功大师能与明星名人合照频频?为何光鲜亮丽的男女嘉宾情愿在硕大的镁光灯下表演“爱情”?怪象足以捅破中国当今最大的潜规则:基于虚荣荒芜的精神世界,只要作践凌罗,大把烧钱,铆劲包装,自然有人买账。

美国曾把丑小鸭诺玛·简包装成时代偶像玛丽莲·梦露,只是安迪·沃霍尔用广告纸和汽水瓶无情指出了大众对梦露的消费。诚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智商140的女人爱读《尤利西斯》,但“男人只是喜欢看美女读书的样子却不肯相信她们真的在读”。梦露在看书,我们在看XX。用《尤利西斯》包装美女可比现在某些女青年张口闭口村上春树高端大气多了。如果说《尤利西斯》的名字让人们眼涩,春上村树却能引起共鸣,只能说中国人在包装上虽技不如人,但需求狂热,积极性高,潜力大,前途不可限量。

《小时代》小说纵横中学校园已非一年半载,电影一出更是拥趸陡增:从选角到上线赚足眼球,吵上了几次《人民日报》。而实际内容不过是小说故

事搭上这样一个包装:俊男美女电视红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配合逆光浅景深大仰角的电视剧级别视听,一路消费主角色相,且主要是男色。如此作品,台词中不忘夹两句莫言略萨,人物从头到脚不灵不灵——有人说拿索菲亚·科波拉《珠光宝气》来比,郭敬明的时尚品位只能算土炮,人家是彼国国师之女,“老佛爷”卡尔拉格斐弟子,咱们毕竟是四川来的男青年,我们技不如人但不吝镜头展示。由此观之,不提老学究们揪着不放的价值观,但包装和营销上的不遗余力也确实掩盖了作品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中国文艺界的缩影。有撰稿人和独立电影人聊起文艺座谈会:十个上台十个谈包装营销国内外市场呱呱啦啦,没人谈创作。积弊难返,长路漫漫,其修远,排队买票心花怒放的同龄观众告诉我们有多远。

拜科恩兄弟所赐,近来梦见1961年前纽约的民谣歌手们,风暴未起,唱片公司从不问津,一把吉他一只猫,破鞋褴褛,又过风雪,住别人的房子。搭别人的车,睡别人的沙发,爱上别人的女人……却仍要走自己的路。把我们击倒的故事都发生在没有包装的时代里,那里面有光的沉溺者、星象的透露者,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大娱乐家。

中国曾经有这样的时代么?现在有什么?以后有什么?只愿以后所谓“包装时代”,说的是孩子们背带裤最上面口袋里被揉烂的糖纸。纯洁万岁。



## 幸福因为你们

■文/张家萍

一大早进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放着一盆塑料绿色植物,上面用彩纸折叠着“快乐”二字,还有一个包装得好好的礼品盒。以为是别人放在我桌上的,一问,才知道是我所带班级孩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听了愣愣。转念一想,今天是我农历的生日。前几天,和孩子们讲农历时说了我出生的趣事。看来孩子们因此记住了我的农历生日。

进入班级,孩子们又陆续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在孩子们纷纷拿出小礼物给我时,有一个女生一直一声不吭。她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绩不太好,学习上惰性也很强,刚刚工作的我总觉得她拖了班级后腿,平时没少批评她,

有时还很不客气。等大家都离开了,这名女生害羞地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盒装有机奶递给我。我的心微微一颤,我知道她家不富裕,妈妈不在了,只有一个老实的连句话都说不周全的爸爸。这瓶牛奶对别的孩子来说一点都不稀奇,但应该是她平时的奢望吧。我摇摇头,让她留给自己喝。她的脸色一下子暗了。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脑海里总是盘旋着她失望的神情。我转回头,小跑着赶回教室,她还在。我对她伸出手:“牛奶呢?老师想要呢!”她皱巴巴的小脸突然舒展开来,连忙从抽屉里拿出牛奶递给我,甜甜地笑起来。

我被幸福彻底击倒了。

## 目光

■文/李博望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目光,爱慕的、敬仰的、鄙夷的、欣慰的……无论哪一种,多数都如流星闪过,在我们的脑海里不留半点痕迹。我也如此,直到看见一只狗的目光。是的,一只濒临死亡的流浪狗的目光。

那是个冬日的早晨。我骑车上学,快出小区门时,陡然发现一团浑浊的影子蜷缩在地上。它的姿态有点奇怪:背对大门,前爪耷拉,眼睛下垂,后肢无力地软软地缩在腹部,似老妇般瘫坐着,显得十分颓废。它的面前,放着一个白色的快餐盒。

是一只狗。

因为赶时间,我匆匆看了它一眼,便急急向学校驰去。

晚上放学,那狗还在,还是早上的位置,早上的姿态,只是身子更加缩成一团,没有骨头支撑脑袋几乎垂到了胸口。来来往往的人行色匆匆,并不理会它。我停下车,小心翼翼靠近它。闻到人的气息,狗垂着的脑袋缓缓抬了起来。陡然映入眼帘的形象将我吓坏了。它的半边脸血肉模糊,皱巴巴的,像一

块从来没有洗过的破抹布,身上的毛发脏得辨不出底色,如刺猬般乱蓬蓬立着。它的下肢软软地垂着,应该是断了,所以小东西再也无法动弹,从早到晚一直缩在这里。它一定是被车撞伤了。它面前放着的白色快餐盒里装着一些脏兮兮的汤汤水水,也许是好心的保安放的。

不由自主蹲下身看它,狗也凝神向我看来。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肿胀着,布满血丝,眼角不知是泪还是血的污浊液体,一滴滴往下流着。它抬起脑袋望着我,原本并无生气的目光中迅速地蒙上了一层水色,闪动着,泛起了一丝异样的光彩。我的心揪紧起来。我真切地看到了濒死的悲哀,无助的乞求,还有……我被这目光骇得像受惊的老鼠转身而逃。

整晚,我都心神不宁,直到睡觉,我仍在想。

一夜辗转反侧。

第二天,再过小区门,狗不见了。但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忘记那双眼睛,和那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目光。



## 池塘四季

■文/刘干

校园有一池塘,俯视其形,宛如一条卧龙,静静傍依在山脚下,我们称之为龙池。

课间闲暇,徜徉在龙池边,我总是由想起朱熹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一直觉得这句远隔八百多年的诗句是为龙池写的,合丝合缝贴切自然。

龙池东侧是学生公寓,南依青山,西靠育才楼,北与图书馆遥望,绿茵依偎周围,透露着生机与盎然。面积虽然不大,但自有小的韵味。它的景色绝不逊于诗中的“方塘”,“天光云影”更是常有之事,源头活水“淙淙”地唱着山歌,从山间小溪注入池中。

春来,龙池是一位二八少女,青春、烂漫。和煦的春风拂过水面,荡起微微涟漪,仿佛少女脸上浅浅的笑靥。阳光照射下,池面波光闪闪,那是少女新衣上的珠片。池边垂柳萌发嫩绿新芽,柳枝在风中舒缓地摇曳,似少女秀发飘逸迷人。池岸草丛中,应时花卉竞相开放,像是少女头上的花环,吸引了成群蝴蝶,追逐嬉闹。偶尔几声鸟鸣,更是“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曼妙意境。

夏至,大雨滂沱,雨后的龙池成了丰盈的少妇,闲适、安逸。满满

一池澄澈清水浮着荷叶,一丛丛簇拥着亭亭玉立的花蕾。荷花渐渐开了,清水出芙蓉,名不虚传。那一枝枝或微启,或半开,或全放的荷,娇羞,妩媚,灿然。白色纯洁高贵,红色热情奔放。这满池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灵,是多姿多彩的池塘生命。池里鱼儿畅游,朱红的、橘黄的、黑白相间的,优雅地摇头摆尾,恰是鱼戏莲叶间的悠然、自在。

秋到,龙池的颜色开始变浅,却仍风韵依旧。秋风吹过,落叶缤纷。树上的、树下的,一只只落叶就像一片片黄金,池内一片黄金海。树下拾叶子的三三两两的花季学生,草丛中呢喃细语着的秋虫,音符般高高低低定格在枝杈间的燕子,构成一幅秋意图。

冬临,北风骤起,池面一层薄冰,白白亮亮的,总让我想起站在讲台上、手执教鞭白发皤然的老师。他们沉静面容下的爱,似冰下仍温暖而清澈的流水,默默而脉脉。

龙池是美的,清冽的。还是朱熹说的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池水有山泉的流注,无论春夏秋冬,总是清的,一尘不染。读书,做人,做学问,不也是这个道理!